

一场关于“老去”的对话



昨天，一位多年前相识的老朋友约饭，我欣然前往。饭桌上都是年龄相仿的姐妹，许久不见，大家聊得格外热络。

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大家都老了。如今不再种地干活了，孙子孙女也带大了，言语间透露出一种不被家庭需要、又害怕被孩子们嫌弃的忐忑。聊着聊着，气氛有点伤感，为了活跃情绪，李姐说：“我们要‘学会老’。”

“怎么学会老？”“老还要学吗？”大家不解地望着李姐。李姐分享了一个视频：一位博主走进了一个特殊的社区，与平均年龄78岁的40位长者对话。他们上午上数独课，进行逻辑推理游戏，下午有电影赏析。视频里，每位长者都在生动地讲自己的故事。他们的生活态度，深深地打动了我们：

郑老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。曾大面积心梗，植入了7个支架，每20分钟必须休

息，却依然乐于为大家讲解电影悬疑。他说：“精神交流是最有意思的事，你重新遇到了世界上另外一群人，仿佛又读了一次大学。”

78岁的冯大姐，3次患癌，经历了7次大型手术，子宫、卵巢、右乳与1/3的肺叶全部切除。她说：“必须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痛苦，人生只有一次，过好它，热爱它，享受它。”每个早晨，她都在放声歌唱。

89岁的金大姐，一天十几个小时沉迷歌剧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10年前她的女儿在马航事件中失联，但她说：“活着就要开心地活，不开心那还有什么意思？世界上每天都有意外发生，碰上了、想开了也就没什么了，要面对，继续生活，太阳每天照样升起。”

82岁的葛老，每周踢两场足球赛，他还是前锋，还在带博士生。他说：“我从来不以一个老年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，有人说，‘你很年轻嘛！’我心里想：我什么时候老过？”……

他们身体渐老，头脑却依然活跃。他们遭遇过不幸，却比年轻人更有活力。我忍不住说：“他们的精神状态正处在人生的最高峰，既看透了现实，又对未来充满了好奇与希冀。”

魏姐接着说：“看了他们，我突然不

怕老了。时间会带走身体的能力，但是主动学习可以推迟它的发生。”“原来人老了，脑子不能老，精神更要丰富。”一向话少的郑姐情绪也有些激动。

这时年龄最小的小刘说：“他们都是些高知，不愁柴米油盐，当然可以这样享受生活。但我们不一样，文化不高，生病没钱治，哪来这种心情？”大家望着李姐。

李姐看了看小刘，温和地说：“高知也好，普通人也罢，关键是怎么面对困难、疾病与意外，选择怎样生活。你看，我们姐妹们虽然已完成家庭和事业的使命。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彻底衰退了呀。大家身体都还挺好，这不正是我们重新开始的本钱吗？”

那一刻，我明白了李姐说的“学会老”是什么意思了——老，不是被动等待，而是主动选择；老，不是终点，而是终身学习的又一起点。忘掉名利，抛开年龄的“羁绊”，才能真正回归纯真的自我，回到生命最初的本真。

某种意义上，老年，就像是回到童年，我们再次开启全新的时间，投身新的目标，天真如初，好奇依旧。

天色已晚，姐妹们的讨论却越发激烈。我们仿佛都为彼此的明天，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。

管笛琴

此生欠父亲一顿火锅



上个周末，母亲提出和我一起出去逛街。临近中午，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吃什么，就征询母亲。母亲说：“吃火锅吧。”

我们选了一家火锅店走进，铜锅上桌后，就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红油，母亲开始往锅里下肉片，突然说：“闺女，你爸活着时，一直想在外面吃顿火锅，可惜没吃上。”

“我爸想吃火锅？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！”

火锅上缭绕升腾着雾气，对父亲的思念也随着热气弥漫开来。

父亲是5年前去世的，他生前一直住在村里的老家，来城里的机会特别少，我们没有带父亲逛过街，也几乎没有带他在外边吃过饭。直到他去世的半年前，他查出了肝癌晚期，在县城里住院时，我才有机会和父亲在县城的饭店里吃过几次，而那时他已吃不了什么东西了。

医生偷偷地告诉我们，父亲时日不多了，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，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吧。我特意请了两个月的假陪着父亲，想着可以带他做想做的事。

我知道父亲一直想去北京看天安门，我便提议带他去北京，可他很抗拒，甚至还发了脾气。在那两个月里，正好赶上了父亲的生日，我想带他去市里好好逛逛，都要订车了，可父亲依旧很抗拒，说怕花钱。我说，我有钱，可父亲执意不肯，无奈只好作罢。

如今想来，那两个月里好像父亲还是跟从前一样，不该花的钱一分没花，而

父亲想吃火锅的想法我压根都不知道！

“你爸也后悔，后悔这辈子就一直在村里窝着了。”

“那时，我一心想带他出去逛逛，可他也不去呀。”

“我们都瞒着他的病情，其实他都清楚，他怕出去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听了母亲这句话，我顿时泪流满面，我恨自己，早干嘛去了！

“闺女，别哭，你爸从没怨过你，他还说那两个月是他这辈子和你说话最多的时候了。你爸嘱咐我，让我有机会就多和你们呆在一起，也多出门走走。”

“妈，今后我常带你出来逛街，也带你去旅游吧。”

“只要你们有空多回家看看，咱们说说话，妈就很开心了。”

母亲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可我的笑容里满是对父亲的愧疚和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赵鹏飞

有房，养老或更稳妥



二哥从外地回来了，大热天走家串户，游说我们同意将母亲的住房过户给他。理由有二：一是老人去世后，房子作为遗产继承要交不少税；二是眼下二手房价格一路下行，过几年再卖，也许得损失不少钱。为了让我们同意，二哥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分给我们应得份额。我和大哥想都没想，声明绝不会签字。

母亲每月退休金约4700元，虽然已经87岁，生活尚能自理，她的收入住低档一点的养老院够了。然而正因为高龄，随

时有可能发展为不能自理，如果日常生活需要护工照料，费用翻番都不止。另外一旦重病需要抢救，花个几十万都很正常。现在就卖房分钱，到了要用钱的时候，兄弟间分摊费用无法落实怎么办？二哥有点像猪八戒，取经途中就嚷嚷“分行李”，这不还没到西天吗？急什么。他还有点像我们某些同乡，每每参加喜宴，宴席还没开始就先各自打包。开席时桌上只剩残羹剩饭，吃相太难看。

“不要总把别人想得很坏，真要花钱救老妈的命，我砸锅卖铁都得把钱凑上……”针对我们的担心，二哥大不以为然。他的豪言壮语并不出乎我们意料，许多没怎么照顾过父母的子女都喜欢说大话。

前些天看一则短视频，一位妻子照顾刚瘫痪的丈夫。仅仅半个月就精神崩溃，和丈夫抱头痛哭，感觉日子没法过

了。很多人没有事到临头，根本不知道有多难，“百日床前无孝子”可不是古人随口说的。二哥是个寅吃卯粮的人，真到了手头拮据、老母亲又等着救命钱时，砸锅卖铁根本换不来几文钱。基于对人性的认知，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都知道捏紧房产证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一旦提前过户，很可能造就败家子、不孝女。不仅自己老命不保，还会坏了儿女名声，可谓两败俱伤。

父亲临终前曾留下遗言：母亲去世前，她的房子不准过户。我们当然会遵守，哪怕那套“老破小”过几年再也卖不出去了。古有“养儿防老”，如今养老有时须防儿。有些儿女在孝与不孝之间，因得老人耳根一软丧失原则，丢掉了底牌，他们就会沦为实打实的不孝子孙。出于对他们的爱护，也得防紧了，以免将来他们在街坊四邻、亲友圈里臭名远扬。朱辉

奶奶和她的老友

姨姥姥和奶奶是朋友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两人同到某地修建水库，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。

奶奶是城郊的农民，姨姥姥是山里的庄稼人。水库建完后，奶奶返乡务农，姨姥姥回到山里嫁人。我小时候，每到秋凉时，便能见到这位姨姥姥。她总在这个时候来奶奶家串门，挑着两个篮子，篮子里有小米、花生等农作物。奶奶见她来了，笑着说：“我就想着这几天你能来，我早馋你自产的这些东西了。”

姨姥姥进城一趟不容易，奶奶会留她在家中住两日。姨姥姥勤快，闲不住，住在奶奶家这两天，会帮奶奶拆洗被褥和棉衣。两位老友针线活儿一起干，做饭也一起做。奶奶不把姨姥姥当外人，让姨姥姥主厨，奶奶帮着打下手。

奶奶夸姨姥姥心灵手巧，女红活儿好，做饭也不差。同样的食材，姨姥姥做的菜保留了食材原始的味道，让人吃得熨帖。

姨姥姥走时，奶奶会用大包小包的东西把姨姥姥的篮子装满。明明东西都是爷爷去超市买的，她骗姨姥姥是家里子女单位发的，自家人吃不了，请姨姥姥帮忙“消灭”。临告别时，奶奶还不忘嘱咐姨姥姥，等明年秋凉了，再来给自己“送秋”。我们家也有地，虽然地不多，但应季的农作物都种，姨姥姥送的那些，奶奶也种。但奶奶说姨姥姥那里山清水秀、海拔高、空气好，庄稼喝山泉水生长，更营养更好吃。

父亲上小学时，姨姥姥女儿生病来县城住院，奶奶去医院看望。见姨姥姥正为药费发愁，奶奶二话没说，回家取了钱送到了她手里。两年后，姨姥姥来还钱，还挑了两篮子东西，打开盖篮子的毛巾，里面装着小米和花生。她说，知道奶奶地也种了这些，不稀罕，但家里实在没啥好拿的，空手来，怕奶奶的街坊四邻笑话。

那时走亲访友，都是挎个篮子。村里老太太、小媳妇爱站在胡同口，看人来人往，说东家道西家，谁家来个亲戚，挎了多大的篮子，也得议论半天。

姨姥姥懂得这套“胡同文化”，特意带了两篮子东西，在外人面前给足奶奶面子。奶奶笑得合不拢嘴，说姨姥姥送礼送到她心坎上了，姨姥姥那里的粮食都是精品，若是古代，这么好的粮食得送进皇宫。

姨姥姥见奶奶这样说，每年秋天，她都要给奶奶“送秋”，让奶奶尝鲜。那时候，山里的生活条件差，奶奶会早去集市上扯好布，给姨姥姥家的孩子做几身新衣服，等姨姥姥来我家时，让她带回去。奶奶谎称，衣服是住在城里的一位有钱亲戚家的，人家孩子的衣服多得穿不完，送给奶奶好多件，就分姨姥姥几件。

我过去认为，奶奶这么多年一直在接济姨姥姥。奶奶却说，不是接济，是礼尚往来。我们家比姨姥姥家条件好，我们拿100元的东西和她10元的东西分量一样重。姨姥姥篮子里的粮食，对奶奶而言，是情义，是厚礼，金贵着呢。

奶奶的人情观和价值观小时候我不懂，长大后我才明白，真正的朋友是互相理解、相互帮衬、彼此欣赏，既雪中送炭，又锦上添花。

马星雨

